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4年1月16日
星期二

情感

一件蓝色工作服

□王半路

我推开虚掩的门，母亲迎上来。她身上穿着那件蓝色工作服，微笑着，步态轻快，仿佛年轻时的模样。

时间过午，她没来得及脱下厨衣。倘若接下来，还有一些杂事要干，这件衣服，不知道要穿多久。

留意蓝色工作服，是去岁团年的时候。母亲做好菜，叫我们过节。每个春节，以及各种节日，都是由母亲主厨。多则十几道菜，少则七八道菜，炒、蒸、炖、凉拌，花样俱全。那天的团年饭，却简单得像寻常聚餐。四菜一汤：一个火锅大拼盘，里面有煮好的排骨、牛肉，几样素菜；鸡脚一个卤，一个盐渍，分盘装；一盘凉拌木耳；一个萝卜炖鸡汤。母亲从厨房向饭厅端来鸡汤。她双手紧紧地扣着汤盆的把手，生怕洒一点汤汁，一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一天到晚要照顾你爸爸，累，做不出太多菜了。

我们吃着团年饭，说着平时在一起也说的这些话，有些话，与新年有关。吃好了就下桌。女儿处理父母手机的小问题；妻拾拣母亲买好的新鲜蔬菜，准备带回家。我端个小板凳，坐在阳台上。阳光照进来，给晾晒一地的核桃、花生、瓜果、中草药，铺上亮灿灿的金光。

阳台另一侧，母亲正在清洗碗筷。她不肯让我们帮忙。搞不上手，我只能一动不动，满怀歉疚地看着母亲。

母亲很胖，厨房里的她，却好像瘦了一圈。我仔细看，她穿着蓝色工作服。工作服特有的，柔软的线条和宽肩，既显瘦，又不至于产生紧绷的感觉。衣服是长袖春秋装，棉织品，已经泛旧，但是没有掉色。袖口是否磨损，衣角是否脱线，纽扣是否完整，我不得而知。穿在母亲身上，外面还罩了一件围裙，笼了袖套。

但是我确信，这件衣服被母亲保存得很好。否则，它不会被母亲穿出门。小河边，她避开父亲，给我拿私房钱的时候；她抱着女儿，去超市采购的时候；她提着，背着家用，送到我的小家的时候。

这件旧衣服，被母亲当作宝贝，却是我的丢弃物。

1994年10月，经历高考落榜，补习无果，无力再向前迈一步的我，被父母助推一把，找了关系，参加工作。关系户是母亲工作时，认下的干女儿的丈夫。那时他已经在本市唯一的国营大型商场担当要职。据母亲说，某个傍晚，她和轻易不肯低头的父亲，提着礼物，去拜访了干女婿，说妥了我工作的事。

随后，我就去了那家商场站柜台，穿上了那件耐磨易洗的蓝色工作服。

工作服是大号的衣裤套装，穿我的身上，有些晃荡。可是，没有什么要紧。那些时日，空荡荡的岂止一件衣服。商场办公室人员，经理穿的是米白色的工作服，挺括、笔直，常常像鲜花点缀在绿叶之中。依照母亲带回干女婿的原话，只要我好好表现，一个月后我就能穿上米白色工作服。可是，我没有追求上进，甚至延迟了正常转正。站了两年柜台，母亲又托了商场的另一个熟人说好话，终于转成了正式员工。然而，我一点也不高兴，不高兴就辞了职，领了1000块钱断断了工龄。几年后，红极一时的商场在市场冲击下，破产解体。

那以后，母亲为了让我再次穿上工作服，找亲戚、托熟人，寻找一切能解决我工作的机会。记得有一次，她和一位搞装饰材料的女店主攀谈。女店主得知我干过装修，承诺母亲让我加入。母亲喜出望外，第二天一大早，领着我前去店里商议。谁知经过一个晚上，女店主态度突变，冷脸相待。满怀希望的母亲尴尬得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……

20世纪初年，母亲搬去河那边居住。老房子的家具家电、席梦思床、酸菜坛子、老菜刀都留给我。她带过去的物品，包括那件我离职后，再没有穿过一次的工作服。当时，母亲把它塞进鼓囊囊的行李箱时，想了些什么呢？想到多年后，我会因为它感触良深吗？

又快过年了，我来看望母亲，和她说说迎接新年的打算。那些话，和岁月有关，和母亲有关，和这件越来越清晰的蓝色工作服，有关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冬阳下的成都幸福

□郭发仔



北宋李公麟作

蜀川胜概图

蜀部

身体之间的空隙。很美，很充实。

在这座安逸之城，太阳是冬令的欢喜。消息不胫而走，相约出门晒太阳，成了一种温情的时尚。爬山、看水、赏花、品茗，所有

的户外活动，都因为阳光的调和而变得别有情趣。无论是远足或者就近行走，我都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，体悟身边的人和物，看冬阳下的幸福，一点点暖起来。

地方

蜀茶与青城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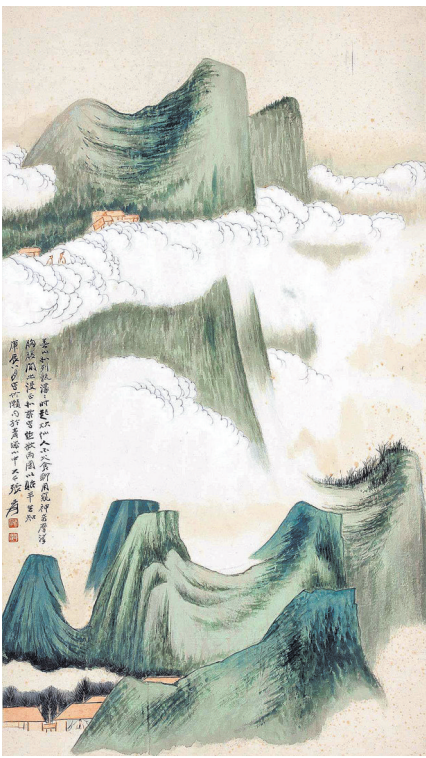
□林赶秋

茶是茶树之叶，嫩叶谓之“茗”，老叶谓之“筴”。所以，茶树又有“筴草”之名。唐人陆羽生性嗜茶，被誉为“茶圣”，而茶树在他的眼里也是个好东西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”这个南方，狭义地说，应指巴蜀地区。西晋人孙楚有一首别致的《出歌》：“茱萸出芳树颠，鲤鱼出洛水泉。白盐出河东，美豉出鲁渊。姜桂茶笋出巴蜀，椒橘木兰出高山。蓼苏出沟渠，精稗出中田。”茶出产自巴蜀，再明白不过了。顺带提一句：茱萸、姜、橘都曾是为煮茶不可或缺的佐料。

那蜀人是何时开始懂得喝茶的呢？一说：“自秦人取蜀而后，始有茗饮之事。”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等均是蜀中较早饮茶、写茶的著名文人。西晋之时，成都的茶已闻名天下了。西晋人杜育《荈赋》提到要汲取“岷”江的“清流”作为烹茶之水，另一位西晋人张载则以“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区。人生苟安乐，兹土聊可娱”四句作为《登成都白菟楼》一诗的压轴。说到煎茶之水，先贤一度奉青城山老人村纪泉水为第一。

喝茶成为家喻户晓的普遍现象，则要晚到唐代才出现。公元880年12月，黄巢大军逼近长安。翌年正月，唐僖宗重蹈唐玄宗的老路而“狩蜀”，落第诗人郑谷也随之避难到了成都。成都的天气常常是夜雨昼晴，这样一来，近处的草色，远处的岚光，就显得天天都是新的。成都的特产，以浣花溪的笺纸最为出名。跟浣花笺纸一道，蒙顶山的茶叶此时也是市面上的畅销品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郑谷都看在了眼里，记在了他的《蜀中》诗里：“夜无多雨晓生尘，草色岚光日日新。蒙顶茶畦千点露，浣花笺纸一溪春。”不知是巧合，还是刻意致敬，郑谷此诗和《登成都白菟楼》一样，也特写了蜀茶。

蒙顶是一座山，又名蒙山，位于今四川省



青城山图

张大千

绘

名城

北方大雪纷飞，厚达三尺余。隔着手机屏幕，那种白兮兮带着寒气的消息，逼得人直哆嗦。幸好，成都的冬天，没有雪。

大江南北，虽气候万千，但冬令是相通的，不过早晚而已。时下气候骤冷，空气中似乎灌入冰凌，呼吸之间都能感受到一种风霜气。好在此处四周高山围合，风进不来，一切都在安静地矗立，似乎等待一场期盼已久的仪式。

成都的冬天，阳光并不常有，但出头便是一场集体的狂欢。清晨，只要远远地看见橙黄的银杏树叶披上一层金色，或者冰冷墙面的瓷片露出暖色，便知道今日是个难得的晴天。出得门来，但见天上碎成块状的云朵早已是淡淡的绯红，洒落在浅蓝的天幕上，如同花季少女羞涩的腮红。四季常青的樟树一身老绿，繁茂的枝叶间泛着亮光，有斑鸠在树冠上咕咕地叫着，欢快，明亮，也能听出几分俏皮的挑逗。白杨树、悬铃木之类，叶子早已枯卷，但始终牢固地挂在褐色的枝丫上，清晰而硬朗，金色的阳光给了它们复苏的底气，一树树，蓬勃地立在冰冷的空气中，像一幅刚劲的钢笔画。草地培育得很好，一直是青葱的新绿。冬阳斜照，草叶擎着晶莹的露珠儿，坚挺着身子，又高出半截来。寻食的山雀儿，早已习惯了城市里熙攘的人群，却不习惯这冰凉的冬气，前几日还有些畏畏缩缩，太阳出来了，一时放开手脚，喳喳喳，互相招呼着，在草丛里撒欢，长长的拖羽左右摇晃，六亲不认的样子。

冬阳出来是什么样子，我几乎没有见过。抬头看天时，已是半上午，东边洁净的云天里，一轮银光闪烁的太阳静静地悬着，清晰，通透，明亮，带着微温，之前略微寒颤的身子，只需那么几秒，便温暖起来，视界中的街道、楼房、人群，都焕然一新。我是比较慵懒的人，对阳光的敏感度比较迟钝。其实，周边的人已经在这明亮的冬阳下守候多时。一群年轻女孩儿，穿着镶嵌绒毛的冬衣裤，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刷手机、看



秋江泛舟图

周抡圆 绘

银杏叶黄染仲冬

□钱声广

在成都东胜街工作的10年间，我经常在午饭后去附近的人民公园转一圈，看着那里的银杏叶由青绿变明黄。

一年四季中银杏树的叶子有三季是青绿色的。春之时，银杏那楚楚枝条上布满了嫩芽，嫩芽慢慢地呈扇形展开，嫩绿得犹如少女般青涩；到了夏季，银杏叶子随着气温升高渐渐地变成了深绿，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印象；进入深秋后，特别是大雪节气后，银杏叶在萧瑟的寒风中彻底褪去青绿，变得金黄灿烂。

今年，我是在仲冬时节去的人民公园。公园里的每条路、每个景点我都熟悉，算是重游故地。那天天气晴好，又值周末，公园游人如织。我径直走进那片银杏林，抬望眼，一株株高大的银杏树挺立在暖阳下，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漏下来，叶子越发显得明黄耀眼。胜景如诗，吸引无数人前来打卡拍摄。自从手机有了照相功能后，人人都是摄影家，有祖孙仁，穿梭在银杏林中捕捉美景，满头银丝的爷爷奶奶站在银杏下摆好姿势，十来岁的孙女用手机给他们按下了快门，爷爷和奶奶翻看着一张张照片，直夸孙女照得好。游人中，还有的蹲在地上，从落下来的银杏叶中翻捡着，挑出几片中意的叶子放进小手袋里，像是在轻拾一种成熟优雅的美……

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位教授朋友，前不久他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张题为“已将秋叶作画屏”的银杏叶图。那是他在银杏叶上作的书画，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些很有禅意的山水人物画，并钐上红红的闲章，明黄通透的叶子愈加显得高贵和不可言喻的高雅。

古往今来，银杏以它独特的品性受到人们的青睐和赞美，也让很多文人骚客为它留下了不少诗文墨宝。宋代诗人葛绍体在观赏银杏时，发现银杏一边向人们展现自己的金黄，一边又飘下无数的落叶，顺着寒风贴着地面卷动，铺成一地锦绣。他在《晨兴书所见》中感慨道：“等闲日月任江东，不管霜风著鬓蓬，满地翻黄银杏叶，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也曾为银杏树填过一首词《鹧鸪词·双银杏》，词中写道：“风韵雍容未甚都，尊前甘橘可为奴。谁怜流落江湖上，玉骨冰肌未肯枯。”生动地描绘了银杏的美丽和风骨。

银杏原产于中国，是我国的国树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乔木之一。据史料记载，成都栽植银杏的历史悠久。特别是在成都的文殊院、青羊宫、大慈

寺、百花潭、浣花溪等地，都存有很多古老的银杏树。不少银杏树龄在千年以上，十分珍贵。说起来，我最早了解银杏树，还得要感谢那次去石经寺。石经寺是一座千年古刹，始建于东汉末年，殿宇亭榭，清静悠扬，梵音缭绕。重建于唐代的大雄宝殿，属于全木结构，庄严巍峨，尤其是那些彩绘藻井、镂空雕花的建筑精品，历经千年风雨依然保留完整。置身佛地，仿佛能感知天地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存在，不然，何以引得众多的善男信女心向往之？

那次去石经寺，我是陪一位好友去的。无关信仰只因慕名，或者一种敬畏。朝拜诸佛菩萨后，在大雄宝殿的东侧，我们惊讶地看到两株高大的银杏树，雄姿英发，傲然挺拔。虽然它们的枝叶叶已落尽，但可以清晰看到粗壮的枝干直指云端，枝条楚楚，顺着主干向外稍稍画一个弧线，然后笔直地指向空中。若是几枝倒也并不令人惊奇，然而它们都那样齐整地稍稍伸出一个弧线就齐刷刷地伸上空中，它们不畏惧瑟瑟寒风，它们有它们的能力和生趣。

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后来我又去过几次石经寺，对银杏树又多了一些了解，它不仅具有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，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银杏树被视为吉祥的象征，常被用于寺庙、宫殿等建筑中。石经寺那两株银杏树就有着深厚的故事。那是唐贞观年间永贞法师所植，距今已有1300多年，成了寺庙的神树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银杏树多了一份敬意。漫步在成都街头和公园，尤其是一些宗教场所，我都会仔细瞅瞅那些挂了牌子的银杏树，上面记载着该树的树龄。我手机里一直保留着百花潭公园里的那株唐代银杏，从绿叶到金黄的照片，碑刻上清楚地记载着这株唐代银杏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。

在成都的大街小巷，到处可见银杏树。还有专门以银杏命名的白果林小区、银杏路。银杏路南起四川开放大学北门，北至文华路，全长600余米，每两三尺便有一株银杏树。仲冬时节，当我徜徉在这条厚如毛毯、一地金黄的路上，会感到浪漫而热情，舒缓而灵动。

一念花开，一念叶落。银杏树虽不同于松柏那样岁寒而不凋，在寒冷的冬天，它仍然顽强地用片片金箔后点缀枝头，给冬日染上一抹暖意色彩，让寒冬不再冷寂。有人说，这是银杏送给人们最温暖的情诗。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蒋蓝 范湘鸿 美术编辑：钟辉